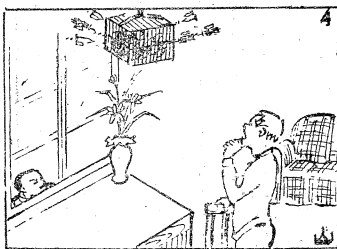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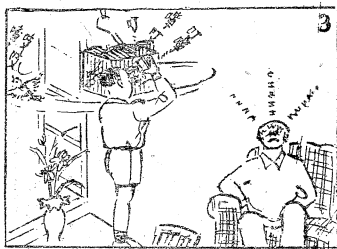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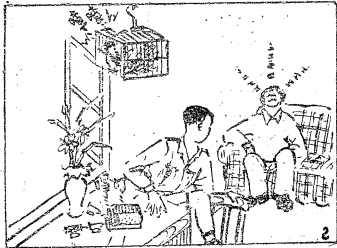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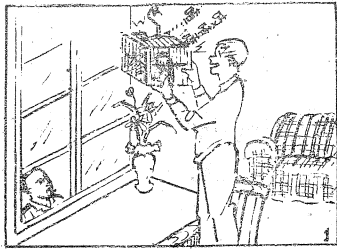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)記生放兒聰

繪 鳴 少 王



還低低哼着，顯然很着急。我推醒了昌說：「萊茜回來了，請你給她開門」。他翻了個身不響的肥了起來，無奈何的嘆着氣，嘴裏咕嚕着：「真沒見過，半夜三更為狗服務」。牠似乎很抱歉牠的遲歸，先是在門外殷勤的搖尾，以示感激。等到門開了，牠謹慎的提防着受罰，溜烟的逃進牠的窩中去了。由於牠的遲歸，漸引起了我們的注意，原來牠有女朋友了。牠和對門吳家的「道麗」打得火熱。有天早晨，忽然聽見堆雜物的小木屋下，發出小道的叫聲，孩子們跑去一看，竟道麗躲在我家分碗了。一窩生出了八隻絨球似的小東西。道麗很知道自愛，三餐都跑回去自理，滴水也不沾擾我們的。她不過是要和萊茜斯守在一起，要丈夫多負些責任，撫養子女吧了。斷奶以後，她卻把牠們遺棄不顧了。滿院子是蹣跚的小狗，終日嬉鬧着喧吵着，追逐奔跑，打跌成一團，隨地大小便，懶得什麼似的。真無法安排牠們這一群無知孤兒。四維想了個法子，到學校中出了個小佈告：「我家有小狗八隻，無條件贈送，如有同學

要領養，請到我家去捉」。之後，接連幾天，四維同學就來捉小狗，有用籃子盛的，有用布袋裝的。有用繩子拴的，倒被小狗咬了一口，逃跑了兩隻，再捉不到了。這兩個淘氣的壞孩子，以後天天在我們家食宿，却從不受管束，見了人就汪汪亂叫。牠們漸漸大了，進出全是越牆而過，四週人家的雞鴨，牠們常常捕捉了來吃，常常被我看見，打下被咬得奄奄一息的雞鴨，簡直無奈何牠們的惡性。萊茜既不能盡父親教養的責任，又看不慣牠們輕狂的舉動，就索性傲然的繫着牠們。萊茜白天睡覺的時間多，夜裡更盡忠於職守，機警的前後巡邏着，牠注意着靜夜中每一個細微的聲響。那天，隔鄰美國人家，到了小偷，門已被撬開了，萊茜得到了消息，繞着圍牆，狂吠不已。叫得牠們睡不穩，爬下床來察看，於是小偷逃走了。第二天，牠們特地來道謝：「謝謝你們的狗，牠們好！」還帶來一小塊牛肉犒賞牠。隔了一天，門口來了兩個穿黑衣的大漢，遇着了萊茜，不問皂白，伸出了大鐵夾，猛不防的將茜又住。我們

聽到了萊茜悽厲的叫聲，趕忙奔出去，啊！好慘！那不是人，滿臉猙獰恐怖，該是地獄中的夜叉惡魔，手執鋼剪，鉗住了萊茜健壯的腰身，鮮血汨汨直流，地上流成一片紅色的鮮苔。牠儘管跳躍掙扎，仍是隨着那兩個傢伙半拉半拖向前移動，一聲聲扣人心弦的慘號，使這幕景象，傷心憤激到極頂，我制不住大聲怒喝：「放下！這是幹什麼？這是我們餵養的狗呀！」他倆看到我們一家七八人，衆怒難犯，馬上鬆了鉗，還打着官腔：「哼！你們的狗？為什麼不掛家狗牌？我們是奉命捉野狗的。」我氣不過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，你們沒錯，我們這就去替牠掛牌子。」萊茜負着劇痛顛蹶地走回家來，仆倒在花蔭下，茫然迷惘的目光呆望着前方。牠大約是想不到，人類為什麼平白地給牠這殘忍的傷害？孩子們拍着牠的頭，撫慰牠，勸牠無事不必出門亂走了，又用紅藥水天天替牠洗着傷口。傷好了不久，萊茜又出門散步了，竟一夜沒有回來，牠的一碗飯，擺在那裡還是好好的。我們到四

鄰去找尋，走遍附近的田野街巷，終不見牠的蹤影。兩天三天：：我夜夜留意，是不是牠歸來了，用頭在撞着門，發着：唔：：唔！熟悉的低哼！？夜深人靜，深巷中的狗吠，更引起我凝神傾聽，辨識着是不是夾着牠的叫喊？像幾次，深聽聲音似乎滿有把握，像萊茜，深夜我竟起身開門，走出巷中探望，路上只要碰着一隻棕黃色的狗，立即引起我驚喜的注目，巴不得那是失蹤的萊茜，結果皆是失望。一天小楓放學回家，突然歡喜的喊着：「媽！我看見萊茜回來了！」大家頓時都激動起來，忙問：「在那裡？快去看看！」小楓說：「我看見一隻黃色的狗，走到小木屋下面去了。」「真的，我家狗回來了！」我高興的跑去，果然從帳中探出頭來問：「快拌點飯給他吃吧！這時萊茜流落在外，一定餓壞了。」欣喜之餘，更對他深深歎疚，心想：「明天就把牠送去衛生院打針，領個家犬牌子，替牠掛上賴可愛，再不要疏懶大意，替這忠誠可愛的畜生，遭受意外的傷害。」清水，下女端着一盆飯，我拿着一碗的喊着：「萊茜，萊茜！來吃飯啊！」只見木屋下，破罐頭爛木頭旁，邊，躲了一隻黃狗，又瘦又小，尖尖的臉，賊頭賊腦的。理也不理人。這那裏是萊茜呢？這原是串門子的野東西——萊茜的敗子啊！一陣懊喪伴着失望，大家默默無語。老太太嘆口氣說：「你們不要指望牠回來了，我看準，被屠狗宰了，人心多壞，作孽啊！阿彌陀佛！」我不忍往壞處想，幾乎是固執的願望着；牠仍健在無恙。天天，心中一直叨念着：回來吧！萊茜！回來吧！萊茜！